

春意裁笺

文 / 李娜

午后三点的阳光斜倚窗台时，儿子把作文本卷成望远镜怼到眼前：“妈妈，老师让我们用眼睛当摄像机，把春天拍进作文本里，咱们去公园逮它吧。”他衣服领子支棱着，发梢翘起的弧度都带着雀跃，标题《遇见春天》被铅笔描得金灿灿的。我合上书页，拿起外套，挥手：“走！”

刚踏入公园东门，湿润的泥土气息混着草汁的清香扑面而来。紫云英的甜与苦楝花的涩在风里缠绵，酿成某种令人微醺的春醪。儿子突然蹲下，鼻尖几乎触到鹅卵石缝隙里的苔花：“这里藏着‘天街小雨润如酥’！”他起身时带起一阵风，惊得蒲公英种子四散飘飞，像撒了一把会跳舞的逗号。

沿着花径愈深，春光愈浓。迎春花的金箔、桃花的云霞、郁金香的琉璃盏，在儿子眼中皆化作跳动的诗句。“‘万紫千红总是春’不是这样？”他张开双臂接住飘落的樱瓣：“可爱深红爱浅红？”湖面荡起的涟漪里，柳枝正蘸着春水写碧玉簪头的绝句。

“看！‘草色遥看近却无’的魔法！”儿子跪在草地边缘，指尖轻触刚破土的草芽。蜜蜂的金



粉落在她翘起的发梢，麻雀掠过时投下飞梭般的影，他忽然翻开笔记本写道：“春天是万物合著的十四行诗。”

湖边的柳树抽着新芽，儿子揪了片叶子对着太阳瞧。几只野鸭划开水面，他忽然拍手：“妈妈，这里藏着‘春江水暖鸭先知’。”我望着他衣摆翻飞的背影，恍惚看见30年前母亲教我认柳芽为报春笺的光景。

老槐树的甜香是突然漫上来的，儿子仰头望着雪瀑般的花串，忽然张开双臂转圈：“下雪啦！下雪啦！”飘落的花瓣钻进他翘起的衣领，他兜着衣襟接花雨，忽然念到：“‘槐叶冷淘’的冷淘，我们做成热的行不行？”我笑着应允：“好，回家给你露一手！”

暮色将影子染成琥珀色时，儿子正脱下外套兜槐花，汗湿的头发贴在脑门上。“要留三片嫩叶，这样蒸出来的麦饭才飘得动。”我捻着花萼教他，挑半开的花苞，他学着我掐花梗，小拇指翘得老高，30年前母亲的声音突然穿过时光，落在这串动作里。

厨房腾起云雾时，厨房正上演三个春天的重逢。蓝布衫的姥姥拿着竹竿，的确良衫衫的母亲端着筐，系着星战围裙、袖口沾着花粉的儿子往洗净的槐花里撒面粉。蒸汽漫过窗棂时，他忽然拍手：“我知道啦！”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就是这个香味！”

瓷碗盛着白玉似的槐花麦饭，咬破面衣的瞬间，30年前的槐香在舌尖苏醒。台灯下，儿子的作文结尾淌着槐香：“春天是会分身的诗仙——落在枝头是花，飘进碗里是云，藏进代代相传的陶瓮，便成了不老的月光。”窗外老槐沙哑摇曳，30年前母亲教我采槐花的情景，正透过他睫毛上跳动的光斑，在暮色里悄然返青。那些被岁月浸润的掌纹，正在续写新的春笺——原来二十四节气最动人的诗行，永远生长在炊烟升起的地方。

(作者供职于西咸分公司)

四月藏着世间所有的美好

文 / 张增斌

熬过了三月的乍暖还寒，四月便踏着温柔的步伐，款款而来，将世间所有的美好，都揉进了这暮春的时光里。没有初春的羞涩，没有盛夏的燥热，四月的风，四月的花，四月的光影，都恰到好处，温柔得让人沉醉，美好得不忍辜负。

四月的风，是最温柔的信使。它褪去了最后一丝料峭的凉意，带着恰到好处的暖意，轻轻拂过每一寸土地。不像春风那般急切，也不似夏风那般热烈，它缓缓地吹，拂过枝头，让枝叶愈发繁茂；吹过田野，让麦苗拔节生长，油菜花铺成金色的海洋；掠过耳畔，带着花草的清香，吹散心底的烦闷与浮躁。走在四月的风里，衣角被轻轻扬起，连呼吸都变得轻盈，仿佛所有的烦恼，都被这温柔的风带走，只留下满心的惬意与安然。

四月的花，开得肆意又绚烂。三月的花多是匆匆绽放，转瞬凋零，而四月的繁花，却开得从容又热烈，把春天的浪漫推向极致。牡丹雍容华贵，绽放着国色天香，层层叠叠的花瓣，裹着满满的温柔；紫藤花垂挂枝头，紫雾缭绕，风一吹，便落下阵阵花雨，浪漫至极；蔷薇爬满院墙，粉的、白的、红的，挨挨挤挤，热闹热闹，将寻常的街巷装点得诗意满满。还有路边不知名的小野花，星星点点，肆意生长，在阳光下肆意绽放，平凡却又耀眼，让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花香与生机。

四月的光影，是最治愈的画卷。阳光不再稀薄，而是变得明亮又柔和，透过枝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落在地面，落在肩头，温暖却不刺眼。清晨的阳光，带着淡淡的薄雾，唤醒沉睡的万物，露珠在草叶上滚动，晶莹剔透；午后的阳光，慵懒又惬意，适合坐在窗边，捧一杯热茶，看窗外花开花落，享一段悠然时光；傍晚的夕阳，将天空染成橘红色，云霞漫天，归鸟掠过，晚风带着温柔，连时光都仿佛慢了下来。

四月的人间，满是烟火与诗意。田野里，农人忙着耕耘播种，撒下一年的希望，泥土的芬芳混着草木的清香，是最质朴的美好；公园里，老人闲坐聊天，孩子追逐嬉戏，人们趁着好春光踏青赏花，把生活过成了诗。没有匆忙的催促，没有繁杂的纷扰，四月的日子，缓慢又温柔，平凡又珍贵，一草一木皆有情，一朝一夕皆诗意。

它不像三月那般匆匆，也不似五月那般临近盛夏，四月，是春天最圆满的模样，是温柔，是浪漫，是生机，是希望。它把所有的美好都悄悄珍藏，在花开里绽放温柔，在风暖里传递惬意，在光影里书写安然。

愿我们都能在这美好的四月里，放慢脚步，感受风的温柔，欣赏花的绚烂，珍惜每一寸时光，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不负这暮春美景，不负这人间四月天。

(作者供职于蓝田县交通局)

诗意人生

写给春天

文 / 陈军涛

我在清冷的湖边等你
等你用第一缕温暖的
风叩开冻土的门
等你把崖壁的冰凌
熬成滴落的水珠
每一声 都落进我
蛰伏了一整个冬天的梦

你从江南的雨巷里来
袖角沾着花香
似带着魔法棒
于是 麦芒举着嫩绿的箭
刺透灰黄的旧衣裳
蒲公英携着小心的拳头
在阵风里 把降落伞挂满整片晴空
柳丝已梳好发髻
沾着惊蛰刚醒的露水
桃花也露出笑脸
染红了半面山岗
孩子们在田野奔跑
笑声串在风筝的尾巴上
飘得很高 很高

我把冬天攒的所有褶皱
都拿给你晒
那些没说出口的话
那些结了霜的心事
那些在寒夜里冻硬的念想
你只用一场酥润的雨
就让它们在心里开出细碎的小花

啊 春天
你不特地给我写信
因为风里飘的
草叶上闪的 花枝上晃的
全都是你 是你给我的
最动人的回信
(作者供职于西咸分公司)

我的父亲

文 / 高乐乐

小时候
父亲的身影是巍峨的山
我在山的怀抱里
听他讲古老的神话
数着满天的星斗入睡

父亲的手掌是温暖的港湾
牵着我走过大街小巷
粗糙的触感 摩挲着我的童年
那是安全感的来源

长大后
父亲的言语是深沉的海
表面波澜不惊
内里却蕴含着无尽的关怀
每一句叮嘱 都以海中的航标
指引我在人生的浪涛里前行

他的背影是沉默的帆
在岁月的风中 渐渐弯曲
却依旧向着远方 为我遮挡风雨
为我撑起一片宁静的天空

如今啊
父亲的容颜是秋天的暖阳
在皱纹的褶皱里 藏着温柔的光
温暖着我 也照亮了我回家的路
让我懂得 家 永远是心灵的归宿
(作者供职于西咸分公司)

食语心声

麦饭香里的牵挂

文 / 孟登武

谷雨未至，我回了趟老家。刚在沙发上坐定，父亲就从厨房端出一瓷盆热气腾腾的洋槐花麦饭来，笑着说：“快尝尝，天刚亮我就去采摘的，回来就让你妈上锅蒸了，我们算着你今天回家。”我盯着瓷盆瞪大了眼睛“爸，现在有洋槐花了？”在我工作的太白县山区，春寒料峭，街边、山间的树木才冒出嫩芽，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的老家槐花竟已悄然绽放。

父亲递来筷子，眼角的皱纹里盛着笑意“全是花苞，鲜嫩得很，开大就不好吃了。”我接过筷子，看着

盆里洋槐花麦饭，蒸腾的热气中飘来晨露般的清甜，眼眶不由得湿润起来。如今乡村全面推动振兴，过去，房前屋后随处可见的洋槐树改栽成了景观树，或另做它用，现存的大多生长在陡峭的崖边或斜坡上，采摘时稍不留意就有危险。想到八十多岁的父亲，为了我儿时的味道冒险采摘，喉头骤然发紧，颤抖着将一筷头洋槐花麦饭递入口中，温热的香气里，裹着槐花的清甜，裹着沉沉的父爱，更裹着永不褪去的童年记忆。

我的童年，正值大集体时代，那



时工分是一家人赖以生存的依据。我们兄妹四人年幼，父亲又在外谋生，生产队的工分簿上只有母亲人，全家六口人的温饱，全靠母亲那点微薄工分苦撑。因此，青黄不接对于我们家而言是常事。

每当我们饿得难耐时，母亲总会笑着宽慰“春风吹，苦菜长，荒野难是粮仓。”于是，挖野菜成了我们春日最温暖的盼头。白蒿、荠菜、蒲公英、榆钱等轮番下肚，在缺粮的日子里撑起全家人的生机。

在这些野菜里，唯有洋槐花麦饭能顶饱，每当洋槐花缀满枝头，整个村庄像迎来盛大节庆，男女老少，挎着篮子，举着长勺，穿梭在花影间，生怕这天赐的“粮食”悄然凋谢。

如今，农村生活日益富足，曾经漫山遍野挖野菜的场景，早已沉淀成泛黄的旧影，唯有春日里洋槐花缀满枝头时，方能唤起全村人的共鸣。老人们指尖轻捻的是岁月的褶皱，是刻进生命的执着，是挥之不去的往昔；年轻人追逐的是难得的新鲜，是拥抱自然的趣味探索。

洋槐花如春日衣襟上的一抹洁白，既承载着老一辈人对艰苦岁月的深情回望，又孕育着年轻人对自然的蓬勃热忱。时光流转间，这缕清甜的花香，让乡村的春天永远生长着鲜活的故事。

(作者供职于太白公路段)

絮语轻谈

崖畔石 心中事

文 / 王雪

青银高速绥德至定边段的风，总带着陕北黄土高原特有的粗粝。自第一次跟着同事们踏上施阳台4号大桥时，那方悬在左幅0#台右侧山体上的巨石，便像一枚沉甸甸的印章，在我心里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

在此之前，会议室的灯光下，我曾无数次听闻这块石头的“威名”。同事们拿着地质勘探报告，指着卫星地图上那个醒目的红点，语气里满是凝重：“石头体积近70立方米，底部已经出现裂隙，一旦滑塌，下面就是日均通行上千辆车辆的大桥，对面山坳里还住着十几户村民。”那时的我，虽能从数据里算出危险的概率，却始终隔着一层“听汇报”的距离，未能真正触摸到风险的温度。直到领导拍板：“光靠图纸不行，必须到现场去！”

第一次攀爬山体时，陕北的秋阳正烈，脚下的黄土混着碎石，每走一步都要格外小心。待爬到能平视巨石的位置，我才真正被它的体量震撼——青黑色的岩身布满风化的纹路，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却带着随时可能倾倒的暴戾。风从崖底吹上来，带着巨石表面簌簌落落的石屑，砸在安全帽上，发出细碎的声响。那一刻，会议室里所有关于“危险”的描述，都化作眼前具体而真切的压迫感：我仿佛能看到巨石轰然坠落

时，桥梁钢筋扭曲的模样；能听到山坳里村民惊慌的呼喊；能想到高速公路中断后，无数车辆滞留的场景。领导蹲在巨石下方，用地质锤敲击着岩体，眉头紧锁：“必须尽快制定处置方案，绝不能让隐患变成事故。”他的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沙哑，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决心。

接下来的日子，我的同事成了崖畔的常客。有时天刚蒙蒙亮，他们就带着仪器上山，测量岩体的位移数据；有时下着小雨，他们披着雨衣，在泥泞中标记防护区域的边界；有时直到夕阳西下，还在山脚下和村民们沟通临时撤离的预案。记得有一次，为了更精准地掌握巨石内部的裂隙情况，领导带着养护工作人员爬到山顶，半个身子探出崖边，手里拿着记录本，用眼睛一点点扫描岩体。我站在下方，看着他被风吹起的衣角，心里既紧张又敬佩——原来“办实事”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悬崖边的躬身丈量，是在风雨中的执着坚守，是把群众的安危和道路的畅通，真正扛在肩上的责任。

村民老李的家就在巨石对面的山坳里，听同事说，第一次去他家走访时，他指着窗外的巨石，脸上满是担忧：“夜里总能听到石头响，觉都睡不安稳。”管养路段负责人握着他的手，轻声安慰：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把这块石头处置好，保证大家的安全。”后来，当大家带着处置方案再次来到老李家，告诉他将采用人工破除的方式移除巨石，并且会全程做好安全防护时，老李激动地端出家里的红枣，非要塞给我们：“有你们在，我们心里就踏实了。”那红枣的甜，混着山间的风，成了我记忆里最温暖的味道。

如今，虽然巨石的处置工作已结束，但每次从单位出发，经过施阳台4号大桥时，我总会下意识地向那方崖壁。那块曾经让我心生敬畏的巨石，早已不再只是一块冰冷的岩石，它成了我心中一份沉甸甸的牵挂，更让我明白了“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的深意。会议室里的汇报再详尽，也不及现场一步一步的丈量；图纸上的线条再清晰，也不及群众脸上真实的表情。

风又吹过崖畔，带着陕北高原的气息。我知道，只要我们始终把责任扛在肩上，把群众放在心上，就没有跨不过的坎，没有处置不了的隐患。而那方曾悬在崖畔的巨石，终将在我们的努力下，变成守护道路畅通、百姓安宁的基石，也将成为我职业生涯中，一份永不褪色的记忆。

(作者供职于西咸分公司)

风知所念

风起时 思念有了形状

文 / 李梦晨

清明已过，祭奠归来，心头的惦念未曾消散，却多了一份与过往的温柔和解。这是一个融着悲思与生机的节日，不似端午的热烈，不若中秋的圆满，唯有独有的沉静，牵系着生者与逝者的羁绊，在归来的路途中，愈发清晰绵长。

方才在郊外的墓园里，松柏常青，绿意浸染，我缓步走过一方方小小的墓碑，脚步轻缓，生怕惊扰了这份安宁。指尖抚过冰冷的碑面，那些被时光尘封的片段，便循着指尖的温度，在心底缓缓铺展。是儿时外婆悄悄塞在手里的糖块，甜意漫过岁月依旧醇厚；是爷爷手把手教我写下的毛笔字，墨香萦绕间，藏着最朴素的期许；是春日里家人围坐檐下的欢声笑语，热闹褪去，却成了心底最坚实的暖意。那些曾经以为会永远陪在身边的亲人，终究化作了岁月里的一抹温柔，刻进记忆深处，从未走远。

祭奠过后才渐渐懂得，不必沉溺于悲伤，因为逝者从未真正离去。他们化作了拂面的春日清风，轻轻拂过我的发梢，捎来无声的问候；化作了枝头萌发的新芽，在春光里悄然生长，延续着生命的力量；化作了心底最坚实的底气，默默支撑着我们，走过岁岁年年，穿越风雨迷茫。

返程的路上，草色渐浓，柳丝轻垂，孩童的笑声在田野间清脆回荡，烟火气漫溢在每一个角落。原来，清明的祭奠从不是告别感的落幕，而是一次温柔的重逢，更是告别之后，重新拾起生活的勇气。我们缅怀过去，是为了铭记那些温暖的过往；我们珍惜当下，是为了不辜负故人的期盼，带着这份惦念，好好奔赴每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

烟雨散尽，春风轻扬。祭奠之后，思念有了清晰的形状，它藏在归途的风里，藏在心底的牵挂中，也藏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愿思念随风轻扬，愿故人长眠永安，愿我们带着这份刻在心底的温暖，在人间烟火里，认真生活，不负时光，岁岁安康。

(作者供职于咸铜分公司)

